

評「變不出的掌聲」

陳鼎環

論筆風，不管散文小

劈頭一段便是：「不知道

說，陳冷女士給我的感受是：犀利、明快、勁鍊、冷艷、乃至幾許沉狠，用以嘲諷社會、譏刺人生的反面，直如一把利刃，刷地一聲劃開了一道長長的

這又叫什麼廳，摘星、摘月、還是雅典娜？廳不算挺大，裝璜却典雅秀媚；那一盞盞竹篾編成的燈罩，更使一屋子顯得古樸有致。

黑幕。儘管有時她的筆端掃過，也有幾抹彩霞似的光影，但握着那支筆的還是同一隻尖銳的玉爪。

鑽進靠背的大沙發裏，那被竹篾濾得昏昏黃黃、黝黯暗暗的燈光從天花板灑落下來，拂滿了我一

「迎着陽光」一文（原刊於中央日報副刊），

身。嗯！這兒我來過，是跟南南來的，只是南南呢

？不，我絕不嘆氣，我要偽裝得快樂快樂的。失去愛情算什麼呢？誰能牢牢抓住愛神那亂射亂穿的箭呢？只是，南南——不，沒有什麼只是，南南也不過仍然是一個男人吧！男人，滿街那兒不是男人？天涯何處無男人？」

通篇文章左撲右閃，勁道十足，活像一隻胭脂虎，迎着陽光，跳出叢林，把世俗婆婆媽媽的愛情，乃至畫非畫、舞非舞式的愛情，通通吃個精光。撇開政治教條不談，單就筆鋒的潑勁，除了左字號的鐵沙掌魯迅外，似乎不作第二人想了。但魯迅體溫好像高達九十八度，而陳冷則是零下一百零一度呢。

「客人」一文（原刊中國時報副刊）描寫一個被環境壓迫到火坑的風塵女郎的內心——淒厲、哀絕、

冰冷、纏綿、變態，是摧心瀝血的一篇小說，刀筆之奇詭尖削，有裂人肝膽之痛。

陳冷的筆下，常有許多淚淋漓的小人物——跑碼頭、變魔術的、唱歌仔戲的、哼流行歌的、耍流氓的、做私娼的，等等。「回家！回家」「另一站」「找麻將鬼去」「鳳錦姨、歌仔戲、我」「再見臺北」等篇，把他／她們的悲觀苦樂，刻劃得線條突出，乾淨俐落，當然總是苦多樂少，悲多歡少。使人與人世淒涼，不勝冷冽難安之感，筆墨酸楚，不忍引述原文。

又有諷刺過氣官僚，

落魄王孫之酸腐氣的，如「暖暖西風」，文字逗得人啼笑皆非。另有挖苦、揶揄留學生及其父母親人的心理，如「蝴蝶翩翩飛舞」，更有暴露譏嘲閩太、官夫人生活庸俗腐爛，如「一陣淡淡的馨香」；此外，虛榮少女之繁華夢，鄉下小子之城市熱，都有栩栩如生的輪廓，而反映社會之浮邪一面。

陳冷似乎以一副冷眼冷心腸，來對待這一切浮邪，而且橫衝直撞，前撲後躍，把它砸個粉碎，極具警世醒俗的酸辣作用。

陳冷的筆最擅長烘托低層社會的小人物心理，她很少用平鋪直敘，而常

以明快簡捷的外境，配以直截了當的對話。她又擅長譏刺高層社會的腐蝕面，乃至社會上的浮表與虛偽，像抽一把劍一下子揮破五彩繽紛的肥皂泡。

她要逼退黑暗，迎着陽光。不過，在她的小說裏，却不會映現出陽光的下面，究竟該是些什麼什麼，那也許是她未來的第二階段的文學使命嗎？還是這隻胭脂虎的本性是只吃黑夜中的惡狼野狗，而擠不出一滴牛奶，生不下一粒雞蛋呢？

「變不出的掌聲」便是如此這般的一本短篇小說集，共收十四篇小說。「變不出的掌聲」一文則是描寫一個表演飛刀特技的江湖賣藝者及其家庭的哀樂年華，靠臺下的掌聲以維持其生存勇氣。我不知道這本小說集，何以用它來命名。是否影射人生只是一段江湖賣藝，渴望掌聲維持，而別無內在的意義呢？不管那掌聲是眞本事換來的，還是變魔術似的騙來的。

當我讀完這本皇冠叢書第三八三種時，我既不迎着陽光走出去，也不準備向讀者們販賣掌聲，我只是喝了一口茶而陷入沉思，有一種無言獨上西樓的感觸，有一種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悲涼。